



麦芽糖

晓 苏 /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晓 苏 / 著

麦芽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麦芽糖 / 晓苏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360-5599-5

I. 麦… II. 晓…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3312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林 菁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刘丽文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 1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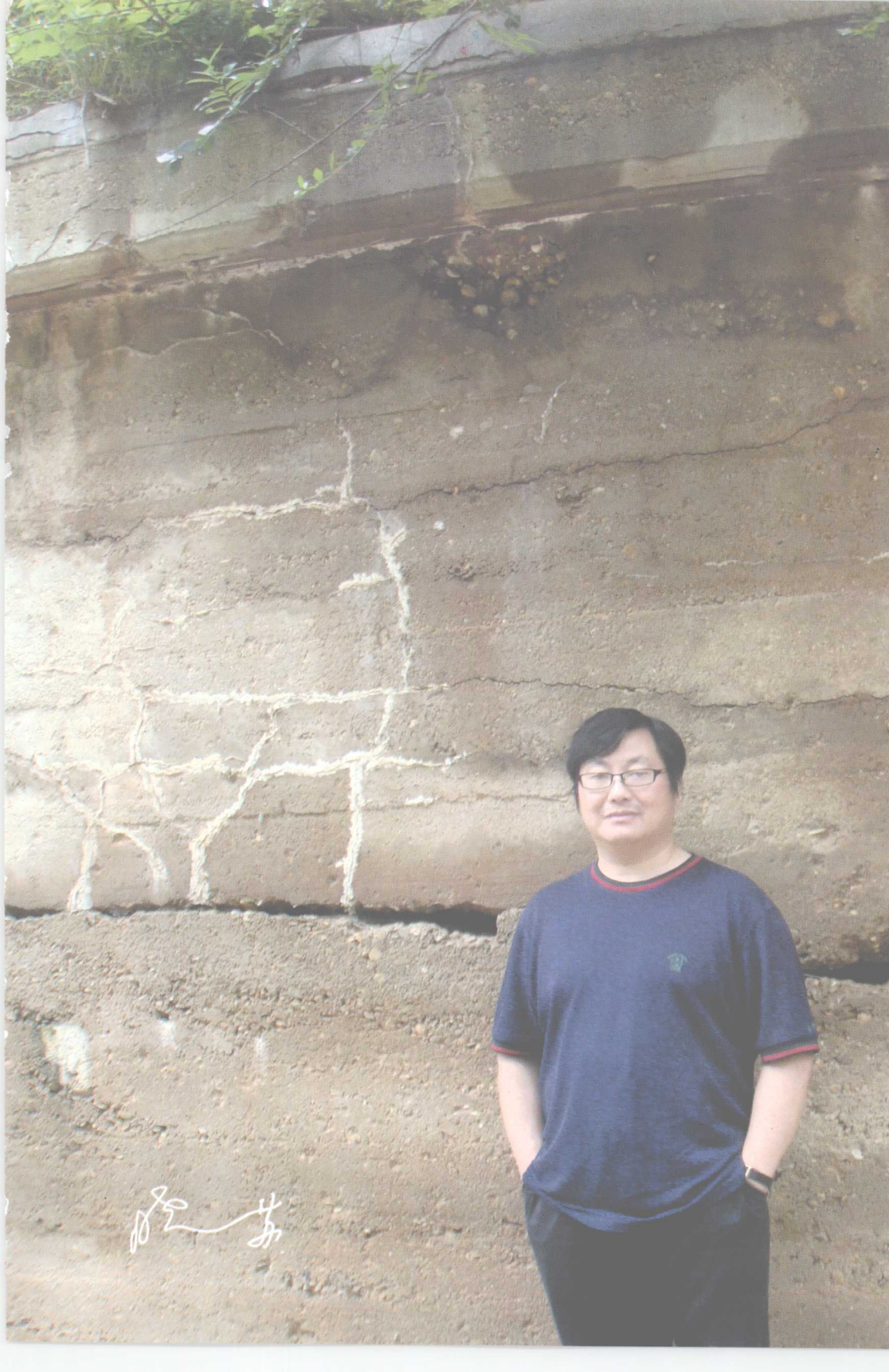
印 数 1—6,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张华

序

李遇春

晓苏要我为他最新一部乡村小说集《麦芽糖》写序，我很惶恐，但又觉得义不容辞，毕竟这个集子中的多数小说我都看过，还曾为其中的《我们应该感谢谁》和《麦芽糖》写过评论，也有些篇什在发表前我们之间做过真诚的交流。晓苏的谦逊和温和，幽默和宽容，还有不易觉察的忧思，我近些年是真切地体会到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晓苏在短篇小说领域里用力甚勤，且终于收获了令人羡慕的硕果。他的另一部乡村小说集《金米》前不久刚刚获得了第三届湖北文学奖和第六届屈原文学奖，他新近出版的大学校园小说集《吊带衫》据说也拥有不小的读者群。但晓苏似乎并不以此为满足，我知道他在文学上是有追求的人，他依旧在短篇小说的园地里执著地耕耘，一步一步地向着更加高远的文学峰顶跋涉。继《金米》后，晓苏又推出了新的乡村小说集《麦芽糖》，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讲述着油菜坡的乡村故事，痴心地营造着他心目中永恒的文学家园。我相信，无论《金米》还是《麦芽糖》，这些油菜坡故事中永远说不尽的山水风物和世态人情，它们总有一天会引领着晓苏抵达他理想中的文学圣殿。

收在《麦芽糖》这个集子里的短篇小说，都是关于油菜坡的故事。晓苏把他对故乡的深情，都凝结在关于油菜坡的底层叙事艺术追求中了。现实中的油菜坡是湖北西部的一个山区乡村，它

是晓苏文学版图中油菜坡的原型，也是当下中国底层乡村的一个缩影，一个象征。晓苏多年来寂寞地致力于油菜坡的艺术营建，正源于他对当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尤其是源于他对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剧烈的贫富分化所带来的日益贫困和窘迫的底层农民命运的忧思。晓苏关怀底层农民的命运，书写他们的悲喜歌哭，揭秘他们的心理波澜，或直陈底层的苦难，或反讽底层的荒诞，以现实主义为本，适当吸纳现代主义的元素，忠实地记录下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为标志的“后改革”时代的到来，中国农村所呈现的从物质到精神的荒漠化景象。透过晓苏妙趣横生的叙述，我们能够体察到文本背后作者的古道热肠，那是晓苏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责任感的一种自觉担当。

在晓苏的乡村底层叙事中，有两种叙述类型为人所瞩目：苦难叙述和荒诞叙述。这两种底层叙述模式自然并非晓苏的专利，但晓苏着实在这两种叙述类型上费尽了艺术的匠心，且基本上形成了他的油菜坡底层叙事的艺术特点。晓苏的苦难叙述浸透了他对当下中国底层农民命运的深切同情。虽然是叙述油菜坡农民的苦难故事，但晓苏并没有像大多数致力于底层写作的小说家那样，一味地板起严肃的面孔进行血泪的道德控诉，而是凭借他特有的诙谐和幽默，以乐写苦，苦中找乐，把底层农民的苦难化解到辛酸的笑剧乃至闹剧中，这似乎有一点滑稽，更有一点残酷，但却由此把晓苏的苦难叙述与其他同类作家的苦难叙述区别了开来。《甘草》就是这样残酷而滑稽的苦难叙述。它写的是一个老农晚年的悲喜剧。在外面当矿工的儿子说好要回来给父亲过生日的，一直因为贫穷而被人瞧不起的老人为此异常兴奋，他开始提前在家里“大操大办”，但儿子到底让他失望了，临时又说不能回来。可怜的老人为了挽回自己的颜面，只能让女儿故意打电话到村里，说儿子请他去矿山过生日。不仅如此，老人回来后还特意编造他在外“享福”的种种细节，没曾想谎言最后还是被人戳破了。老人顿觉颜面扫地，绝望中选择了上吊。晓苏是温情而悲悯的，他让老人“死去活来”，被人及时发现又救活了。但结尾中老人口中念叨的“甘草”说明他的心底确实太苦了！贫穷不是苦难，只有贫穷导致的人生的备受煎熬，导致的人心的绝望与挣扎，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苦难。在《陪周立根寻妻》里，晓苏在看似轻松的叙述中把一个中年落魄的男子放在命运的砧板上翻来覆去地拨弄、折腾和伤害。因为贫穷，周立根的老婆被包工头拐跑了，但他并不怨恨自己的妻子，他坚信自己能够把妻子找回来。但历经艰辛找到妻子后他却痛苦万分，妻子不仅不愿跟他一起回家，而且威胁着要和他离婚，周立根无奈中只能退而求其次，他只想和妻子共聚一宿，但就连这种卑微的要求也被拒绝了，一切皆因包工头暗中作祟，这个贫苦的男人尊严简直被剥夺殆尽了。看得出来，晓苏是想强化作为富人的包工头的罪孽，而有意减轻了作为穷人妻子的安小环的过错，所以他让安小环终于同意和周立根回家。但想回家并不容易，就在即将离开工地的最后时刻，安小环还是下了车。她不能和周立根回家，因为回家意味着继续过那种一成不变的贫困日子，这是她无法接受的现实。小说随着安小环的下车戛然而止，但留给周立根的只能是更大的痛苦和绝望。

晓苏的苦难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喜欢通过写性来写苦难。作者把性置于底层苦难叙述的视野中，通过性视角观照底层农民的生理和心理的苦难，有时候比宏大的社会政治视角确实看得更清楚，更直接一些。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对山村的光棍汉们给予了足够的同情与理解，这是晓苏人道主义思想的闪光之处。农村的光棍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边缘群体，可谓底层中的底层，其社会位置大约等同于城市中的流浪汉。他们都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体制之外，其生活状态和精神状况理应得到更多的艺术观照，因为被主流话语所压抑的边缘话语理应得到更多的话语权利。

在我看来，《坦白书》是这本集子中晓苏写底层农民的性苦难写得最好的一篇。聪明的作者没有直接去写那个名叫刘贵的光棍汉的性苦难，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乡村少妇唐水做第一人称叙述者，以唐水向出外打工的丈夫写信的方式，讲述了她自己和光棍汉刘贵之间的“婚外性”关系。与其说唐水是在向丈夫忏悔，毋宁说她是在为自己辩解，准确地说是在为光棍汉刘贵辩解。唐水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势利女子，她拒绝了油菜坡有钱有势之人的性诱惑，但她却主动把自己的身体给了刘贵。这是因为光棍汉刘贵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勤劳、善良和纯洁，刘贵在农活上无私

的帮助感动了唐水，她无法想象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常年要忍受打光棍的痛苦，在刘贵一次次相亲被拒之后，唐水终于把自己献给了这个可怜的性压抑者。无独有偶，《送一个光棍上天堂》也是写一个女人为一个光棍汉献身的故事。金树临死还打着光棍，但性压抑让他这辈子死不瞑目，碰巧“我”从城里回到油菜坡，“我”是金树小时候的同学，后来在城里工作，出于对金树的同情，“我”多方设计以遂金树的毕生愿望，但谋划一一落空，无奈之下我乔装改扮成一个外乡女子，终于把这个可怜的光棍汉送上了天堂。还有《为光棍说话》，作者借老村长的道德视点，对赵威恶意欺负一个无助的光棍汉的行径进行了谴责，并对光棍汉杨喜的性压抑和性变态寄予了人道主义的关怀。至于《松油灯》就写得更传奇了，光棍汉瞎子冯丙在三十六岁生日那一天突然得到了一个陌生女子的性慰藉，从此他拎着女人留下的那盏松油灯不停地寻找女人的踪迹。冯丙把村庄里所有可能的女人都找遍了，但还是没有结果。唯有小说结尾处的一点暗示，似乎提醒读者这个女人极有可能就是小说开篇中提到的冯丙的妹妹。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属于更严重的乱伦性苦难了。

除了苦难叙述，晓苏的油菜坡底层叙事中还有一种荒诞叙述也值得关注。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初涉文坛的时候，晓苏就开始有意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了。从晓苏至今迷恋荒诞叙述来看，晓苏更多地是从存在主义、黑色幽默和荒诞派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汲取了有益的艺术滋养。现代意义上的荒诞感起因于人对所置身的世界的疏离，即人对他人、对社会，乃至对自己产生了异己的陌生感。这种人与自身和他者的疏离所引起的心理不安，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虚无感和荒诞感，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萨特所谓的厌恶或者恶心的身心双重反应。在晓苏底层叙事的现实主义外衣下，往往隐含着作者所试图表达的现代主义的荒诞体验。如《我们应该感谢谁》，写在城里工作的“我们”回到油菜坡为父亲操办丧事所遭遇的尴尬。“我们”把年迈的父亲托付给油菜坡的村长尤神照看，父亲去世后“我们”对尤神充满了感激，专门买下礼物感谢他。但后来“我们”发现尤神并不是“我们”要感谢的人，原来要感谢的人是吹鼓手钱春早，但很快

“我们”又发现，这个殷勤的钱春早也不是“我们”要感谢的人，真正要感谢的人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正是哑巴金斗，还有钱春早的那个近乎女奴的妻子，他们一直在默默无闻地照顾着“我们”的父亲。这是一个充满了反讽的底层故事，其中的荒诞不经让读者忍俊不禁，然而读者却不难从中领悟作者所寄寓的乡村批判意识。晓苏对油菜坡充满了原乡人般的挚爱，但这种挚爱并不能阻止他从理性上对油菜坡底层民众做精神上的批判性审视。他近乎刻薄地把油菜坡人放在显微镜和放大镜下审视，他要剥离掉罩在一般底层叙述模式上的道德伦理外衣。所以晓苏的荒诞叙述总是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意味，在人们惯常看到善良和光明的地方，晓苏看见的似乎总是黑暗。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晓苏似乎习惯了用黑色的眼睛看生活，我们不能简单地就此责备作者心理的阴暗，我相信他的心中一样渴望光明。

像这样荒诞的底层叙述在这个集子中还有不少，如《挽救豌豆》、《麦子黄了》、《侄儿请客》、《住在坡上的表哥》等等都是。《挽救豌豆》写杨聪回油菜坡劝阻表弟媳妇豌豆不要进城打工，因为乡下女人进城最易堕落，但杨聪的劝阻非但没有最终挽救豌豆，相反激发了这个乡下女子的更大的人生欲望。豌豆在和杨聪发生性关系后很快与丈夫离了婚，这意味着她更加无法忍受自己丈夫的平庸和无能，豌豆进城是必然的结局，只是对于杨聪而言，一切仿佛是一场闹剧，荒诞绝伦。杨聪原本想拯救底层，挽救豌豆，但最终还是无力挽回底层的命运。历史自有它前进的法则，它不以人们的善良意志为转移，所以现实总是残酷的，脆弱的道德律远比不了历史铁律。至于《麦子黄了》中，农民姬得宝利用老婆徐瓜的姿色引诱油菜坡的光棍汉为他们家干农活，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荒唐；还有《侄儿请客》中“我”被油菜坡的乡下侄子反复戏弄的不伦之举，无不传达了作者对故乡，对油菜坡，对当代中国底层农民的精神劣根性的批判。相对于《侄儿请客》而言，《住在坡上的表哥》的含义更加深广，其批判的力度更大。在城里当局长的“我”回油菜坡参加母校的校庆，“我”心里只想到顺便看望住在坡下的表弟一家人，而彻底遗忘了住在

坡上的表哥。在如今的油菜坡，坡上坡下两重天，坡上闭塞贫困，坡下交通发达，信息灵便，生活富裕。可就在“我”回油菜坡的头一天，可怜的表哥十足地忙了一整夜，这个瘸腿的中年男人，又是打扫地上的垃圾，又是清理墙上的灰尘，他还拿着菜刀无比热情地切削着饭桌上的油腻污垢，为了能配得上“我”的局长身价，他还乞求妻子把家中唯一的正下蛋的母鸡给杀了招待我。小说中作者对表哥忙前忙后的近乎夸饰的精细描摹，展现了晓苏卓越的白描才华，不能不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我”最终让表哥失望了，在这个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时代里，“我”很自然地与富裕的表弟“类聚”了，而把贫穷的表哥一家人“群分”在了富人阶层之外。读这样的小说会让我们意识到世态炎凉的残酷，心中滋生无尽的苦涩。在晓苏略带诙谐的叙述中，贫富对立所导致的黑色幽默缠绕了读者的心灵。

最后该谈到这本集子的点睛之作《麦芽糖》了。《麦芽糖》这篇小说之所以得到好评，可能与它融合了苦难与荒诞两种叙述有关。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我”的不如意的人生状态。“我”是农民，“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油菜坡没有人瞧得起“我”，连父亲也瞧不起“我”，“我”唯一能安慰他的就是每天帮他“抓背”。但晓苏没有刻意去写“我”作为底层农民的苦难，相反，随着叙述的进展，不仅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连现实中的读者也感觉到了，“我”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而油菜坡那些子女进城出国的家庭则往往是不幸的，那些被子女遗忘在身后的乡村老人只能独自咀嚼晚年的悲凉。作者通过三个富裕家庭中的老人在生命垂暮之年想见子女一面不可得而衍生的种种生活荒诞剧，运用对照和反衬的手法，映射出“我”的家庭生活中古典形态的诗意，从而超越了惯常的苦难叙述模式。

说起超越，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不仅意味着要超越自己固有的叙述模式，更高的要求则是超越同时代各种共有的叙述模式，并创造出属于个人的叙述形态。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晓苏的油菜坡底层叙事会有更大的艺术超越。

目 录

- 甘草 /001
麦芽糖 /014
侄儿请客 /026
住在坡上的表哥 /037
农家饭 /049
油渣飘香 /063
土妈的土黄瓜 /075
我们应该感谢谁 /086
嫂子调 /101
击鼓传花 /117
疙瘩和疙瘩 /129
前夫开着轿车来 /141
四季歌 /152
怀旧之旅 /164
陪周立根寻妻 /176
寡妇年 /193
挽救豌豆 /206
劝姨妹复婚 /217
松油灯 /230
麦子黄了 /243
为光棍说话 /258
金碗 /269
坦白书 /281
送一个光棍上天堂 /293

甘草

1

自从在街头摆了这个菜摊，我差不多每天都可以遇到从油菜坡来的人。他们大都是来老垭镇赶集的，也有的是要从这里搭车去外地打工。油菜坡是我的娘家，虽说妈早死了，可爹还生活在那里。每当看见油菜坡的人，我都会有一种很亲的感觉。他们见到我也显得很亲，总要停下来跟我说几句话，说的最多的当然是爹的情况。

油菜坡离老垭镇说不上太远，但我很少回那里，一年当中最多也就去三四次吧。不是我不想爹，也不是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主要是我一年到头都忙，忙得连去看爹都脱不开身。我说起来嫁到了镇上，但婆家并不富裕，丈夫是一个开三轮车的，有时一整天才拉得上一两个客人。家里上有老人下有孩子，要是指望他一个人挣钱，那我们一家人只能喝西北风了。没有办法，我才到这街头摆摊卖菜。

每当油菜坡的人对我说起爹，我心里就对他们充满感激。听他们说一次爹，我就像是亲自回去看了爹一眼。但有时候我又怕他们说，因为爹的情况总是很糟，不是身体有病就是心情不好，我听了心里难受，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下睡不安。

初秋的一天，住在爹旁边的泡桐来镇上买化肥。离我的菜摊还有十几步远，泡桐就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甘草，你爹近来变了

个人呢！泡桐的喊声像高音喇叭，街头来来往往的人都愣住了。我愣得更厉害，差点儿连卖菜的钱都忘了收。

甘草是一味中药，妈生下我时，爹用它当了我的小名。刚刚懂事的时候，我问妈，爹怎么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妈说，你爹特别爱嚼甘草，每次抓药回来总要从药袋里找一片甘草塞进嘴里，嚼得腮帮子鼓起来，眼睛半眯着，嘴角往上翘，像吃鸦片。我曾亲眼见过爹嚼甘草的样子，和妈说的一模一样。当时我好奇地问，爹，甘草是药呢，有什么好嚼的？爹红着脸说，它苦中有那么一点儿甜味！

泡桐快步走到了我的菜摊前。我问，我爹怎么变了个人？泡桐说，他这几天身体不错，心情看上去也很好，说话底气足，走路来步子也迈得大，一点儿都看不出是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我开始有点儿不相信泡桐的话，觉得他说的不是爹，而是一个我不认得的人。爹的身体向来就差，加上家境贫穷，他一直过得都不好。爹的自尊心又特别强，老觉得自己活得不如别人，所以总是失眉吊眼，动不动唉声叹气，脸上从来看不到一点儿笑容。尤其是嫂子抛下哥哥跟一个外地的药材贩子跑了以后，爹在乡亲们面前就更是抬不起头来了，一天到晚把头勾着，像是有人在他的颈子后面砍了一刀。

你该不是骗我吧？我用怪怪的眼神望着泡桐问。泡桐说，怎么会呢？你爹最近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不信你回去看看。他说得很诚恳，看样子不像是说假话。我有些纳闷了，想不出爹怎么突然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过了一会儿，我问泡桐，我爹这几天在家里做什么？泡桐说，他忙得不可开交呢。前天，他去弯月的豆腐坊订了两个豆腐；昨天他又去了杀猪佬邹进宝家，好像要请邹进宝帮着买半头猪的肉；今天一早，他又去找吹喇叭的歪嘴了，听说到时候要请歪嘴的喇叭班子到家里吹上一天一夜。嗨，我还从来没见过你爹这么忙活过！

我一愣问，他这是为什么？泡桐瞪了我一眼说，为过生日做准备呀！难道你连你爹的生日都忘了？泡桐说到这里，我猛地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说，天哪，我真是忙糊涂了！泡桐接着说，再过几天你爹就满七十岁了，你哥哥春上出门时跟你爹说过，他

要热热闹闹地给你爹过七十岁生日的！

泡桐说的这些我知道。哥哥是一个孝子，自从嫂子三年前跟别人跑后，他就再没有去外地打过工。爹年纪大了，又一身的病，哥哥不忍心把他一个人扔在家里。可今年春天，哥哥却突然提出要去打工。他对爹说，我想出去挣点儿钱！爹开始感到很意外，同时也有点儿伤心。他用灰灰的眼神看着哥哥，好半天不说话。哥哥接着说，爹，我想出去挣点儿钱回来给你过七十岁生日！哥哥这么一说，爹的眼神马上就变得明亮了。接下来，爹颤着声音对哥哥说，你出去吧！爹紧接着又说，我这辈子还没有像样地过一个生日呢！

泡桐走后，我心里还一直想着爹。爹说的没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的确还没有像样地过一个生日。妈死得早，是爹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哥哥和我拉扯长大，后来又费尽心血给哥哥娶媳妇，给我找婆家，六十岁以前他好像从来没有过一个生日。满六十岁那年，哥哥和我本想给爹请几桌客热闹一下，但家里实在太困难了，连买酒的钱都拿不出来，怎么热闹得起来呢？其实，爹是很想热热闹闹地过一个生日的，这我和哥哥早就看出来了。每当村里有人吹吹打打地过生日，爹的脸色就变得红一块白一块的，我们知道，那一半是嫉妒，一半是羡慕。

好在，爹的愿望这次总算可以实现了。早在一个月前，哥哥就在他打工的地方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里，他让我转告爹，过生日前他一定带着钱赶回油菜坡，少说也要给爹摆上五六桌。哥哥还让爹在家里先做一些准备，要他订豆腐，买肉，请喇叭班子。哥哥临挂电话时说，你告诉爹，所有的钱都等着我回来付！

这一天的天气很好，太阳好久没这么红了。大片大片的阳光从天上掉下来，像红色的油彩落在我的菜摊上，把萝卜和土豆都染红了。黑茄子也变成了绛红色，有个顾客还以为我卖的是香肠呢。

2

爹的生日是农历十月十五。十月十二的晚上，哥哥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一听到哥哥的声音，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你什么时候

到家？哥哥在电话那头有气无力地说，我回不来了！我一听就傻了眼，忙问，为什么？哥哥说，我的一条腿子被矿石砸成了粉碎性骨折，这会儿正在医院上石膏呢，医生说我最少也要在医院里住上半个月！他的声音嗡嗡的，听上去有点儿像哭。我呆呆地拿着话筒，半天说不出话，脑海里一片空白。过了四五分钟的样子，我问，你不回来，爹的生日怎么过？哥哥叹了一口气长气说，唉，事到如今，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我再不能像往常一样去街头摆摊卖菜了。一清早，我就让丈夫用三轮车送我去油菜坡。爹的生日马上就到了，我必须把哥哥的情况及时告诉他，以免他还指望着哥哥。通往油菜坡的那条路像搓衣板凸凹不平，三轮车颠簸得要命，我几次都差点被甩出车篷。一路上，我的心更是忐忑不安，不知道见了爹如何跟他开口。这些天，爹肯定早晚都在盼哥哥回家，突然告诉他哥哥不回来了，我真不敢想象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怎么样。

上午九点多钟，我到了爹家里。爹当时正在收拾堂屋，浑身灰扑扑的，脸上淌满了汗水，看上去像蚯蚓在爬着。但爹的气色很好，我还在他的眉头和嘴角看见了难得看到的笑容。堂屋是请客吃饭的地方，爹已经把家里的那张大方桌洗刷干净了。我发现，堂屋里还多出了几张圆桌，它们无疑是爹从别人家里借来的。

爹一直埋头忙着，虽说很累，但看上去很快乐。我在堂屋门口站了好半天，爹竟然没看见我。我也没急着喊他，默默地看着他用抹布擦桌子。如果说热热闹闹过一次生日是爹多年来的一个梦想，那他早已沉浸到梦中了，我实在有点儿不忍心把他的美梦打破。

但爹还是发现了我。甘草，你怎么今天就来啦？爹一边用手背擦汗一边问。我没想到爹会这么问我，他还以为我是提前给他祝寿来了呢！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真是不知道对爹说什么好。丈夫这时在身后小声对我说，纸里包不住火，你还是跟爹实话实说吧。他说的有道理，我想也只有这样了。

我先喊了一声爹，然后急速地说，哥哥不能回来给你过生日了！爹的耳朵平时有点儿聋，但这天却很灵敏，他一下子就听清楚了我说的话。我看见他身体陡然一颤，好像有一支鞭子将他猛

地抽了一下。爹很快就支持不住了，我先看见那块抹布像一片落叶从他手里掉了下来，接着就看见爹双腿一软瘫坐在了那张大方桌下面。

丈夫慌忙把爹抱进了睡房，将他平放在床上。他闭着眼睛，脸色卡白，看上去十分吓人，幸亏他还能呼吸，不然我还真以为他死了。我坐在床边，紧紧地握着爹的一只手。默默地过了一会儿，我说，爹，你别太难过，哥哥不是不孝顺，他是腿子骨折了才回不来的！我说到这里，爹的眼睛突然挣开了两条缝。他努力地张开嘴巴，很吃力地问我，他的腿子骨折了？我给他点了一下头。爹接着问，是怎么伤的？我说，听说是矿石砸的，医院还给他上了石膏呢。爹听了长叹一声，同时滚出两颗泪珠来。

这时，门外有人喊爹的名字。我赶快跑出去，看见打豆腐的弯月站在门口。她挑着一担卖豆腐的箩筐，豆腐已经卖完，箩筐里只剩下一些豆渣。弯月认识我，她问，你爹呢？我说，他头有点儿昏，在床上躺着呢。我问她找爹有什么事，她说爹前几天在她的豆腐坊订了两个豆腐，豆腐今天早晨已打好了，让爹今天抽空去取。

我正准备对弯月说豆腐不要了，让她自己卖出去，可话还没出口，爹突然一歪一歪地走出来了。爹看上去很虚弱，好像站都站不稳。我连忙走过去扶他，责怪他不该起床。爹却没和我搭话，只是给我使了个眼色。刚刚站定，爹就对弯月说，谢谢你帮我打豆腐，等我稍微好一点儿就去挑，今天不去明天一定去。

弯月走后，我有点儿纳闷地问爹，生日既然过不成了，你为什么不把豆腐退掉？爹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很不自然，像是涂了一层红汞。正在这个时候，杀猪佬邹进宝骑着一辆摩托车从门口经过，他看见爹后忙停下车来，问爹托他帮忙买的猪肉什么时候要。他说他已经给杀猪的人家打好招呼了。爹想了一下说，还等两天吧，买早了会臭。

邹进宝的摩托车布满油污，在太阳下油光闪闪，让我看了眼花。等邹进宝走后，我又问爹，哥哥不能回来，你哪有钱买肉？爹伸出舌头，舔了舔他干枯的嘴唇，好像是要回答我的问题。可是，事情真巧，摩托车的响声刚消失，房子旁边响起了吹喇叭的

声音。

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喇叭师傅歪嘴来了，他正一边吹一边朝爹门口走来。歪嘴的嘴本来就歪，吹喇叭时歪得更厉害，好像嘴巴长到耳朵下面去了。爹见到歪嘴不禁吃了一惊，问他怎么今天就来了。歪嘴拔出喇叭说，我来问你一下，是生日那天开始吹，还是头一天就先吹起来？爹说，我听你的，你想什么时候吹就什么时候吹吧。歪嘴说，那就头一天开始吹，这样热闹一些，反正也只多收你一百块钱。

歪嘴说完就高兴地走了。刚走出屋角，他又吹起了喇叭。歪嘴的喇叭声特别响，我听了心慌意乱。爹很快又进屋里躺下了，他像是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我没有跟爹进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连呼吸都不顺畅。丈夫一直站在门口，紧挨着那辆三轮车。爹进屋后，丈夫说，爹今天好怪，是不是听说哥哥不回来就气糊涂了？我说，可能是吧！

泡桐的屋与爹的屋相距十几步，中间只隔着一口藕塘。筛子大的荷叶把荷塘盖得严严实实，一点儿水都看不见，只有几只青蛙在荷叶上蹦来蹦去。我的眼睛越过荷塘朝泡桐那里看了一下，发现泡桐家的门上挂着锁。这时，爹在屋里喊了我一声。

我要紧不慢地进了爹的睡房，一进门就停下了，远远地望着爹。爹艰难地对我招了一下手，让我坐到他床边去，好像有什么要紧的话对我说。我有些不太情愿地走过去，斜欠着身子坐在了床沿上。

坐下好一会儿，爹才开口。爹说，甘草，我想求你一件事！他的声音很温和，还有点儿胆怯。在我的印象中，爹还从来没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过话。我问他什么事？爹说，请你回老埡镇后给旁边的泡桐打个电话，让他转告我，就说你哥哥要请我到 he 打工的地方去过生日！

我听了一愣，马上睁大眼睛去看爹。但我没看到爹的脸，他很快用一只撒开五指的手将他的脸挡住了，有点儿像挡夏天的太阳。我没有立刻答应爹，他的要求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沉默了好一阵，我问爹，你为什么要我打这样一个电话？爹说，你哥哥不回来，我没脸在这里过生日！爹说这话时仍然用手挡着脸。我接